

男生失去了很好的女生会后悔吗？

半夜在男朋友手机上看到一条微信：「如果没有女朋友，你会喜欢我吗？」

他回了一个字：「会。」

我把那段聊天记录递给他看。

沉默了好一会儿，他摁灭烟头，

「我说了她只是同事，也保证过以后不会跟她发生什么，这还不够吗？」

说这话时，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但嗓音里的失望和责怪，没有丝毫掩饰。

那一瞬间，我发现自己好像不认识这个人了。

1

半梦半醒中，我听到有人开门，慢慢往床边走过来。

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，我起身，伸手搂住了江陵的脖子。

嘴唇离他还有几厘米时，他突然侧过头，避开了我的亲吻。

这个下意识的举动，让我跟他都愣了一下，也让我彻底没了睡意。

可能是想避免尴尬，江陵扯了扯领带，直接进了浴室。

没多久，浴室传来淅淅沥沥的水声。

江陵最近一直加班很严重，经常很晚才回来。

想到他可能忙得饭都还没顾上吃，刚才的尴尬郁闷立马消了一半。

我找了找手机，还是，先给他点个外卖吧。

这才想起手机还在客厅充电。

偏过头，发现江陵的手机随意丢在枕边。

没多想，我拿起来，挑了家他最近常去的店，下单了一碗骨汤面。

点完外卖，正打算熄屏，美团发来一条通知，说帮买的跑腿订单已完成配送。

订单信息上显示，是一包红糖，和一盒田七痛经胶囊。

紧接着，屏幕上突然弹出一条微信：「止痛药很有用，谢谢。」

我愣住，手指悬在屏幕上方，好半天才点了进去。

最近的聊天时间，是半个小时前。

江陵：「你刚才回去的时候，脸色不太好。」

对方回了个可怜兮兮的表情包。

江陵：「方案我做完了。」

对方很快回复：「好哇，那我明天可以多睡一会儿，晚一点再来公司。」

江陵：「嗯。」

没多久，江陵又问：「还好吗？」

那边没回。

过了五分钟，江陵又发了一句话：「给你买了点东西，这几天注意保暖。」

江陵没有给她设置备注，但是看头像和聊天内容，很明显。

她是周璇。

2

第一次听到周璇这个名字，是在一个月前。

那天江陵陪我去看电影，看到一半，我注意到他有些心不在焉。

再回过头看他时，发现他正低头看手机，唇角噙着淡笑，眉眼间尽是放松的状态。

我看着他，迟疑了好一会儿才问，「你在看什么？」

江陵还是低着头，声音含笑，「周璇。」

气氛有一瞬的凝滞。

那是我第一次听见「周璇」这个名字，从江陵的嘴里念出来。

语速轻缓，把她的名字绕在舌尖，异常好听。

他像是意识到什么，猛然抬起头看我。

跟我对视了两秒后，他把手机递给我，一脸认真地解释，

「周璇是公司新来的同事，工作很认真，我只是把她当作可以提携的后辈。」

我直直盯着手机屏幕。

视频里的女孩好像在过生日，有人把蛋糕抹在她脸上，她完全不在意，反而咧嘴笑得很灿烂。

看得出，是个性格很好的女孩子。

「视频是同事发到群里的，我刚才也就是随便点进去看了一眼。」

江陵拉过我的手紧握住，温热的触感很明晰，声音是一贯的温和，「楠楠，信我。」

我看了他很久，他一副神情坦然的样子，不像是撒谎。

但不知怎么，我脑海里不断跳出他刚才的笑容。

一直到电影结束，我们都没再说一句话。

没想到，原来一切都早有预兆。

3

十几分钟后，浴室的门开了。

江陵换了一身睡衣，湿漉漉的头发还在滴水。

对上我视线的那一刻，江陵明显愣了一下，

「你翻我手机？」

我刚想说话，忍不住喉头痒意，捂着唇小声咳了起来。

江陵盯着我看了一会儿，才迟疑地问，「你感冒了？」

我轻轻地嗯了一声。

已经入秋了，我从小抵抗力就比较差，稍不注意，就会引起很严重的感冒发烧。

和江陵在一起五年，往年每次快到换季的时候，他总是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。

每天盯着天气预报，提醒我带伞，或者抓着我去健身房，各种防患于未然。

我笑他过度紧张，他便会从后面揽住我的腰，头埋在我肩窝上，闷闷地说，

「我不想你生病，感冒也不行。」

可是这几天，我和江陵陷入了莫名的冷战，这些变化，他好像完全没察觉到。

4

「最近工作太忙了，没注意。」江陵的声音，把我从思绪里拉回。

他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坐到床边的，替我拉了拉被子，眼神里有淡淡的愧疚，「下次不会了。」

我还握着他的手机，忍不住问：「只是因为工作？」

「我跟周璇真的没什么。」

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根烟点上，语气里满是疲惫。

我没说话，把刚才翻到的一段聊天记录递给他看。

时间是三天前，周璇好像喝醉了，半夜给江陵发了条微信，

「如果没有女朋友，你会喜欢我吗？」

江陵只回了一个字：「会。」

看到这段对话，江陵愣住了。

沉默了一会儿，他摁灭烟头，抬眼看我，

「我说了她只是同事，也保证过以后不会跟她发生什么，这还不够吗？」

说这话时，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但嗓音里的失望和责怪，没有丝毫掩饰。

那一瞬间，我发现自己好像不认识这个人了。

5

江陵的手机，在我们争吵的时候，非常不合时宜地又响了起来。

消息弹出来，是周璇发来的，问他吃饭了没。

紧接着又发来一句：

「我猜你肯定没吃，给你点了一份骨汤面，就是上次我带你去的那家哦。」

我呆呆地看着这句话，心脏好像被一只大手狠狠攥住撕扯，几乎要喘不过气来。

其实之前江陵不怎么喜欢吃面。

小时候他家条件不好，他爸走得早，妈妈在外地打拼，经常把他一个人留在家里，连饭都吃不饱。

那时江陵性子孤僻，人又闷，附近的孩子都不爱跟他玩，只有我经常去找他。

有次我去他家给他送东西，一进门，就看到他坐在长凳上，低垂着头默默吃面，清汤寡水，连一根青菜都没有。

发现我在看他，江陵好像有一瞬间的无措。

不过很快就收起情绪，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，继续吃了起来。

我盯着他瘦削的侧脸，忽然觉得很难过。

也许，也有些同病相怜吧。

我妈心心念念就想要个儿子，却在生我的时候伤了身体，医生说以后很难有孕。

所以我妈一直很讨厌我。

那段无望又落寞的日子，是我和江陵互相陪伴，互相慰藉，一点点熬过来的。

一直到江陵初中毕业的时候，他妈妈创业成功，还上了当时的财经新闻，然后就把他带走了。

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没再见过他，直到在大学里再遇到。

在一起后，我发现江陵从来没吃过面。

我其实大概能猜到原因。

他不想再回忆起那时的窘迫。

可是最近，我经常看到他打包街口那家店的骨汤面回家。

一开始我还开玩笑一样问过他，为什么突然爱吃面了。

他回答得云淡风轻，「哪有什么原因，就是想吃了。」

那时我庆幸，看来他是真的放下了。

原来，是因为她。

6

我跟江陵提了分手。

拉行李箱拉链的时候，江陵突然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，

「陈楠，你真的要走？」

我被迫抬起头看向他。

从前我一直很喜欢江陵看我的眼神，温柔细腻，整个人都有一种专注感。

大二那年，我和室友约定好去大理旅游，室友却临时有事爽约。

当时我想着，反正机票都买好了，攻略也都做了，索性就自己一个人去了。

到达大理的第二天，我去爬山。

当若隐若现的霞光从烟雾迷离的山间溢出的瞬间，我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。

是江陵。

「你不是还在北京参加竞赛吗？」我问他，很是惊喜。

江陵搓了搓手，取下脖子上的围巾，一圈圈给我围上。

他的脸和耳尖被冻得通红，声音都有些发颤，

「在.....在朋友圈看到你一个人来大理看日出，我不放心，提前赶回来了。」

「我想陪你一起看。」

江陵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。

淡金色的阳光映在了他眼底，滚烫的热意却撒在了我心里。

从大理回来后，我跟他的关系就微妙了起来，没多久我们就在一起了。

可现在似乎变了。

明明我还没变，明明我心里眼里还是只有他，可现在他对着我，只有烦躁和不耐烦。

大概，连他自己都没察觉到吧。

「收拾完东西，明早就搬。」

收回思绪，我避开他的视线，抽出自己的手，「今晚我睡客房。」

凌晨十二点多的时候，我将将收拾完东西，浑身疲惫地躺在床上。

刚打开手机，就发现有一条好友申请：「我是周璇。」

通过验证之后，周璇一直没说话，鬼使神差，我点开了她的朋友圈。

最新一条是刚刚发的。

配图是两张照片。

第一张是她的自拍，身后的桌上放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骨汤面。

第二张也是一碗骨汤面，拍摄的背景很熟悉。

餐桌是斜方格花纹，桌上有一束娇艳欲滴的玫瑰。

而装玫瑰的花瓶，是我和江陵一起逛超市的时候买的。

周璇配的文字是「hhhh，和某人云吃面！（这是一条仅某人可见的朋友圈）」

下面，江陵给她点了个赞。

7

这一晚睡得很不踏实。

梦里一会儿是小时候，我拿着沾着药水的棉签，小心翼翼地帮江陵涂抹嘴角的淤青。

他还没什么反应，我倒是先心疼得哭了起来。

一会儿又是那次跟江陵在山上看日出，风很大，他微凉的手轻轻包裹住我的手，一起塞进他的口袋。

到最后却变成了江陵搂着周璇，两个人冷漠地从我身边走过，一个多余的表情都没留给我。

梦里的一切太真实，以至于第二天醒来，下楼看到周璇的那一刻，我整个人都愣了。

之前我只在江陵手机里见过她的视频。

仔细想想，这好像还是我们第一次见面。

老实说，周璇挺漂亮的，皮肤白，脖子又细又长。

她坐在沙发上，微仰着脸，头上好像破开了一道口子，还有点细微的血迹。

江陵正在给她擦药。

低着头，一只手固定住她的下巴，另一只在她额头上的伤口处轻轻按压。

动作很是小心。

周璇忍不住「嘶」地叫了一声。

江陵手上的动作肉眼可见地慢了。

光正好从百叶窗的缝隙打进来。

照得他眼里的紧张和担忧一览无遗。

也让站在楼梯口的我，把这一幕看得格外清楚。

提行李箱的手，不自觉突然松开了，发出一声响动。

听到响动，江陵回过头，朝我皱了皱眉，却一句话都没有。

倒是周璇先开口了，大大方方介绍了自己，又解释说江陵今天要外出约客户，她是过来送文件的。

「你们公寓的电梯坏了，我刚才爬楼梯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下，真是不好意思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」

我没说话，拉着行李箱径直去开门。

开门的一瞬间，手被江陵攥住。

他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，盯着我，语气里透着不耐烦，「还没闹够？」

他的力气很大，手腕被捏得生疼，我用足了劲挣扎，他却越箍越紧。

一拉一扯间，江陵手腕处一只灰色手表露了出来。

我突然顿住。

上个月江陵生日那天，我买了只银色腕表准备送给他，意外发现他手腕上已经有了一块灰色的。

看不出牌子，但从款式和样式来看，明显价值不菲。

江陵淡淡地说，是一个朋友送的。

现在江陵的家庭条件比我好太多，但他一直很照顾我的情绪，那是我第一次因为经济条件的悬殊，感到自卑和压力。

当时我其实并没表现出什么，不过江陵还是察觉到了。

他低低叹了口气，从身后抱住我，温热的嘴唇抵在我耳边，嗓音低沉温柔，

「戴什么手表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送的。」

从那天开始，江陵就把那只名贵的手表收了起来，天天戴着我送的。

没想到，分手的第一天，他就戴回了那只灰色腕表。

我忽然觉得有些好笑，平静地说，「让开。」

江陵也意识到了什么，猛地缩回手，声音有点不自然，

「今天要去见的那个客户对公司很重要.....」

话还没说完，周璇突然出声，提醒他该出发见客户了。

我瞟了她一眼，想到了什么，问江陵，「你手上这块是她送的吗？」

江陵沉默了。

过了很久才说，「陈楠，只不过是一块手表。」

我不想再跟他多说，拿起手机，电话还没拨通，陈瑞就到了。

陈瑞是我亲弟弟，比我小五岁。

我妈从来没放弃生儿子，四处求医问药，尝试了各种偏方和针灸理疗，被骗了不少钱。

终于在我五岁那年，她又怀孕了。

这些年，我妈把所有的偏爱都给了我弟，对我依旧很冷淡，但我跟我弟关系却还不错。

「只有一个行李箱吗？」陈瑞挠了挠头，一脸迟疑。

「对。」

「啊这.....」陈瑞更纠结了，「我还以为你们女生搬家都是大包小包的，我一个人肯定不行，就把一清哥也叫过来了。」

我微微一愣，「乔一清？」

8

「对啊，一清哥刚从上海出差回来，就被我拉过来——」

陈瑞话说到一半，手机突然响了。

里头传来一个略显低沉的声音，「好了吗？」

「好了好了，你不用上来了，我们现在就下楼。」

陈瑞一边说，一边提起我的行李箱，「姐，走了。」

我没再犹豫，拿起包跟在他后面走出门。

身后江陵好像在喊我名字，但我脚步没有丝毫停顿，更没有回头看他一眼。

乔一清的车就停在路边。

我们走过去的时候，他正坐在车里。

修长的手指搭在方向盘上，轻轻敲击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

我看着他线条流畅的侧脸，微微有些愣神。

乔一清是我高中同学，我们那一届出了名的学神。

但他性格冷漠，我又比较内向，所以我们虽然是同桌，但几乎没说过几句话。

毕业后，我本来以为，我跟他这辈子都不会再有交集。

直到两个月前，陈瑞进了一家证券公司实习，有次我去他公司找他，这才知道乔一清是他顶头上司。

「一清哥。」陈瑞突然喊了一声。

座位上的男人转头，恰好跟我四目相对。

我礼貌性地跟他打了声招呼，想了想，然后去开后车座的门。

刚要坐进去，就听乔一清说，「坐前面吧。」

「晕车坐前面会好点。」他淡淡地说。

我愣了一下，不过也没去问他怎么知道我晕车，安静地关上后车门去坐副驾驶。

一路上我们几个都没再说话。

回到家，已经是下午两点。

乔一清把我们送到楼下，没上去，就自己开车回公司了。

我妈端着两碗菜从厨房出来，冷冷地看了我一眼，面色不是很好。

看到陈瑞时，她的神情又变得温柔起来，「菜热好了，快来吃饭。」

这顿饭吃得格外沉默。

我妈不喜欢我，所以这次我没打算在家住多久，等找到合适的房子就搬家。

傍晚的时候，我妈坐在沙发上织毛线。

可能是年纪大了，视力不好，灰色线团掉地上她也没发现。

我走过去，默不作声地把线团捡起来，放在茶几上。

正准备回房间，头顶传来我妈带着点怒气的责问声，「为什么跟江陵分手？」

我慢慢站起身，没说话。

「江陵都跟我说了，不就是女同事送了他一块手表吗，又没真干什么，你折腾个什么劲儿？」

我不敢置信地看着她，喉间瞬间有些干涩。

好像一直都是这样。

小时候我被同学欺负故意绊倒，回家告诉我妈，她正追着给我弟喂饭，听到后神情没有一丝波动，反而把我教训了一顿，

「你跟我说有什么用，为什么他们不欺负别人，就欺负你？你就不能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吗？」

那时我完全没想到，她会说出这么冷漠的话，整个人愣在原地。

我弟趁我发愣，使坏地揪我头发，我下意识推了他一下。

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狠狠的一巴掌就甩在我脸上。

我妈一边哄着哭闹不止的弟弟，一边用眼神狠狠地瞪着我。

我红着眼睛跑了出去，记不清到底跑了多久，直到没力气后，才慢慢停了下来，然后把脸死死埋在膝盖里。

最后还是江陵找到了我。

他一下一下，轻轻拍着我的后背，没有说话，仿佛在一点一点消融我的委屈。

那时，我想，我妈或许永远不会站在我这边，但是江陵会。

「行了，多少注意点分寸。明天他过来接你，你就给他一个台阶下，这件事就当过去了。」

我妈的一句责备，把我来回于现实。

她看了我一眼，低着头继续织毛线，

「就算不为自己想，也该为你弟想想。江陵他妈妈是什么人，手头上那么多资源，你弟将来.....」

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房间的，房间里没有开灯，一片漆黑。

屋外传来了激烈的争吵声，我一动不动地坐在床边，眼睛盯着窗外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门被推开。

有人轻轻揽住我，额头抵住我的肩膀，极力遏制的哽咽在寂静的黑夜格外清晰，「姐，对不起.....」

「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会这样，明明我们都是她的孩子啊.....」

我转过身看他。

那张跟我很像的脸上挂着泪痕，眼睛红红的。

从前我试着讨厌陈瑞，卑劣地把对我妈的愤怒，不甘心，以及求而不得的爱，通通转化成对陈瑞的恨，仿佛这样心里就能好受一些。

可他懂事以后，对我太好了，所以我连恨他都做不到。

「我租了个房子，刚签完合同，本来打算自己住的，你先过去住吧。」

最后，我听见他坚定地说，

「你的未来是你的。我的未来我自己会负责，你完全不需要为了我，或是其他任何一个人，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。」

「姐，明天我带你搬家。」

9

睡觉前，我收到了周璇的一条微信：

「如果是那块手表让你误会，我可以解释。」

我没理。

十分钟后，周璇又发来一段话：

「上个月我妈从国外带回来两块手表，我自己留了一块女式的，那个时候刚好是江陵的生日，我没多想，就把另一块送给他了。」

紧接着，她又补了一句，「江陵也知道。」

我沉默了一会儿，打字问，

「你是说，你手上也有一块跟他相同款式的手表，女士的？」

周璇没再回复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简单收拾了一下，我就提着原来那个行李箱，和陈瑞一起坐上一早就预约好的滴滴。

通过后视镜，看见我妈站在门口。

她怔怔地看着我们，嘴唇好像动了动，最后我也没听清楚她到底说话了吗。

路上，江陵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，发了几十条微信，问我现在在哪。

我只简单回了一句，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」

江陵隔了很久才回复，「陈楠，我没同意。」

我直接把他所有联系方式都拉黑了。

陈瑞租的房子是个小两室，装修走现代简约路线，很干净，而且离我公司也近。

忙活了一个下午，才把东西整理好。

陈瑞累得瘫在沙发上，懒洋洋地说，「姐，今晚你必须请我大餐。」

我笑着说了声好。

拿手机预订餐厅的时候，我想了想，让陈瑞把乔一清也叫了过来，就当答谢他昨天帮我搬家。

路上有点堵车，我跟陈瑞俩差不多一个多小时才赶到约定的餐厅。

乔一清已经在座位上等着了。

他微微低着头，一手搭在屈着的膝上，一只手搅动着咖啡，四周嘈杂的世界仿佛跟他格格不入。

有那么一瞬间，我想起高中的某个午休，我被梦魇惊醒，平复着呼吸，余光不经意往乔一清的方向瞥了一眼。

他在做题。

坐姿很端正，手指拿着笔在草稿纸上计算着，指甲修剪得干净平整。

发现我的目光，他偏头看了我一眼，然后拿出一张纸巾递给我，转过头继续做题。

过了好一阵我才反应过来，拿纸擦了擦额头，低头一看，那张纸瞬间被汗湿透。

刚收回思绪，就听见陈瑞在我旁边捂着脑袋嘀咕，

「完了完了，上班迟到就算了，请他吃个饭我还迟到，新仇旧怨，一清哥那不得削死我。」

我拉着陈瑞走过去，语气诚恳地说，

「抱歉，我们来晚了，待会儿你想点什么尽管点，不用帮我省钱。」

乔一清看了我一会儿，突然笑了，「没关系，我也才刚到。」

随后叫来服务员，很自然地把菜单递给我，「还是你来点吧。」

饭吃到一半，店里突然响起钢琴声。

我这才发现，餐厅大厅中央有个很大的台子，上面放置着一架白色的钢琴。

有个女生正背对着大家在演奏。

她身后的墙上挂着很多同心结。

陈瑞小声咳了一声，

「这是这家餐厅特有的营销模式，来这里吃饭的情侣，只要上去弹奏，就可以获得一个写着两人名字的同心结。所以很多情侣都会来这里打卡。」

我正吃着菜，一个没注意地「哦」了一声，就被呛到了。

正低着头小声咳嗽，感觉有人轻轻拍着我的背。

刚刚缓过来，就看到面前被推过来一碗汤。

顺着那只修长的手缓缓抬头，正好对上乔一清漆黑的眼。

我愣住了。

乔一清也微微一顿，随后动作十分快速地拿过陈瑞的碗，也给他盛了一碗汤。

陈瑞一脸蒙，「我又没被呛到。」

乔一清：「……」

气氛突然变得有点微妙，陈瑞看了看乔一清，又看了看我，然后默默去洗手间了。

台上的钢琴演奏刚好结束，我下意识看过去。

那个女生恰好转过身。

竟然是周璇。

她笑着接过工作人员给的同心结，低头在上面写了什么，然后便走下台，回了自己的座位。

不出意外地，我在她对面看到了江陵。

同心结被他捏在手里，隔着一段距离，我看不清他是什么表情。

周璇凑过去不知道跟他说了什么。

他突然就笑了起来。

可能是察觉到有人定定地看着这边，他抬起头，刚好跟我对上视线。

10

一瞬间，他眼里有明显的错愕，脸色也沉了下来。

下一秒，人已经大步走到我面前。

视线在乔一清脸上停了停，转过头看向我，「你跟他是什么关系？」

带着质问的语气，让我感到一股怒意顿时涌了上来。

目光下移，落在被他紧紧攥着的东西上，这才淡淡地问，「同心结好看吗？」

江陵脸色微变，隔了好一会儿才说，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」

我定定地看着他。

不明白为什么到了现在，他还是一副理直气壮的模样。

记忆里那个青涩真挚，总是温柔注视着我的少年，好像越来越模糊。

「是这样的。」周璇也走了过来，一副坦坦荡荡的模样。

「刚才我和江陵打赌，如果我能拿到同心结，今天这顿饭就让他请。他大概也没想到，我还会弹钢琴。」

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她，「你的意思是，这又是一场误会？」

她微微一笑，「当然。」

江陵似乎松了口气，眼底最后一丝不自在也逐渐淡去。

取而代之的，是熟悉的、无声的斥责。

好像在说，陈楠，你看啊，你就是在无理取闹。

可笑之余，我忽然感觉很疲惫。

沉默了很久，我小声问他，「你还喜欢我吗？」

江陵一愣，下意识地看了周璇一眼。

接着迅速移开视线，盯着我，斩钉截铁，一字一顿，「陈楠，我爱你。」

这一幕让我的心重重收缩了一下。

我很清楚，江陵不见得多喜欢周璇。

我也相信，他确实是爱我的。

可他全心全意爱着我的时候太热烈，以至于他没那么爱的时候那样明显，连我这么粗心的人，都可以一眼看穿。

我曾听人说，毁灭永远是最容易的。

就像现在，我对他的感情，在他看向周璇的那一眼，在他迟疑的那一刻，忽然就消散了。

江陵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伸手想触碰我的脸颊，被我不动声色地躲开了。

他手上动作停了下来，眼底闪过一丝慌乱和无措。

「楠楠，我承认之前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好，我向你道歉。但同心结的事真的是个误会，我从来没想过和她在一起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」

我平静地看着他，余光瞥见一旁周璇惨白的脸。

耳边突然响起一声嗤笑，很轻的一声，讽刺意味却很浓。

「不好意思，打扰一下，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二位。」

乔一清慢慢站起身，看着江陵和周璇的眼神，像是置身事外要看一场好戏。

「你们知道同心结的寓意吗？」

江陵冷冷盯着他，没有搭话。

「看来是知道。」

乔一清笑了笑，嗓音隐约透着一股不屑，

「打着朋友的名义，又做着情侣之间的事，你们倒是心照不宣。」

江陵脸色煞白。

.....

回去坐的是乔一清的车。

深夜的公路车辆稀少，乔一清把车子开得很平稳。

可能是太累了，陈瑞裹着毯子躺在后座上睡着了。

车厢里正放着舒缓的音乐，我刚打了个哈欠，就听到乔一清低沉的声音：

「大概还要半小时，你要不要也睡一会儿。」

我摇了摇头，「不了。」

车厢里再次陷入了寂静。

发着呆，视线游移到乔一清的身上。

他专注着开车，侧脸的轮廓在不甚明亮的夜色里格外清冷。

我突然想到了刚才他对江陵说的那些话。

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」

乔一清「嗯」了一声。

「假如在有女朋友的情况下，喜欢上了另一个女生，你会怎么办？」

乔一清微微侧目，瞥了我一眼，语调很轻很慢，

「我从小到大都很专情，没有这种假如。」

我一噎，避开他的视线，「如果有呢？」

他沉默了片刻，

「短暂的心动或许很正常，但做人要有清晰明确的边界感。如果爱上了别人，控制不住逾越了底线，又舍不得跟现任分手，不管男女都是十足的垃圾。」

我沉默着听完，后知后觉想起什么，忍不住打趣，「你还会骂人！」

乔一清回答得很淡定，「只骂垃圾。」

我：「……」

一直到打开门下车，我都有点回不过神来。

我发现乔一清跟我印象中，好像有点不太一样。

还挺.....真实？

也不算特别难以接近。

接下来的一个月，我全身心投入工作之中。

江陵来找过我很多次，都是在我公司门口堵我，语气低软，态度诚恳。

即使我没有一次理会过他，他也没放弃，每天雷打不动地等在楼下。

这天我加班比较晚，同事买了面包上楼，分了我一份。

她有些犹豫地说，「外面下了很大的雨，你男.....前男友一直站在外面，让他进门他也不肯。」

我心一跳，从抽屉里拿伞赶紧下楼。

刷卡走出办公楼，才发现雨下得确实很大。

江陵整个人站在雨中，短发上的水珠沿着他的下颌滑落，浑身湿透。

我沉默地撑着伞走过去。

「跟我来。」

在几个路人打量的目光中，我带着江陵走进办公楼，递给他一包纸巾擦脸。

江陵慢悠悠坐下，声音含笑，「楠楠，你还是心疼我的。」

我看着他眉眼间不经意流露出的得意，忽然有些烦躁。

「等雨小一点，你就走吧。」

江陵一愣，语气立刻软了下来，「周璇的事是我没处理好，但我跟她——」

听到这个名字，我莫名有种厌烦，冷冷打断他，「我不想再听你解释了，我们就这样吧。」

大概是我的语气太过冷漠，江陵的脸色也沉了下来。

「你到底还想怎样？真打算为了这点小事跟我分手？」

我惊愕地抬头看他，浑身冰凉。

江陵像是突然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，赶忙道歉，

「对不起……我就是想不通，我明明跟她什么也没发生，怎么事情就变成这样了……」

他紧皱着眉，脸上的神情真的很迷茫，

「你到底还要我怎么样呢，楠楠？我跟她什么也没发生，就因为这样一条无关紧要的信息，你就要跟我分手吗？」

说完，他脸上闪过一丝不耐烦。

大概，他是真的搞不懂，明明已经放下姿态来哄我，可我究竟为什么这么不依不饶。

可是，他心里真的不清楚吗？

他一次次放纵和默许周璇的靠近，享受掩藏在虚伪平静水面下的刺激，有想过将来有一天会被我发现吗？

还是明知道已经触碰了我的底线，却抱着侥幸心理，赌我会不会心软呢？

我木然地伸手摸了摸脸，冰凉而又湿润。

江陵慌乱地想拿纸巾帮我擦眼泪。

「江陵，你刚才说和她什么也没发生，是吗？」

江陵犹豫几秒，点了点头。

我拿出手机，把周璇那条「仅他一人可见的朋友圈」和上次周璇所谓的关于「手表」的解释，截图给他看。

「现在呢？」

「你说你们什么都没有，为什么偏偏做的都是情侣会做的事？」

江陵的脸色一点点发白，最后，我听见自己小得可怜的声音，问了一句：

「江陵，你从前几乎不吃面，最近又为什么爱上了骨汤面？」

那天晚上的雨下得格外大，淅淅沥沥的雨水似乎要把周围声响都盖住。

江陵很久没有再说话，最后悄然无息地，一点点消失在雨幕里。

.....

时间又过了一个月。

这一个月，江陵没有来找过我。

陈瑞为了让我放松心情，带我去爬了几次山，但每次都捎上了乔一清。

所以我最近跟乔一清的关系还不错，至少算是朋友吧。

再过几天就是中秋，我工作更忙了，几乎每天都要加班到九十点才回家。

我爸平常没有什么大事一般不找我，今天突然发来了一条微信：

「楠楠，中秋回家吗？你妈买了很多大闸蟹。」

我想了想，打字：「最近工作很忙，可能会加班。」

我爸那边好半天才回复：「注意身体。」

放假的前一天，一个陌生号码给我打电话，一接才知道是周璇。

她问我有没有时间，想跟我喝杯咖啡。

想了很久，我回了个，「好。」

11

周璇选的咖啡馆离我公司不远，下班后我直接打了个车过去。

坐下后，周璇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：

「我不要江陵了。」

我一脸莫名。

突然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有什么大病。

「那天从餐厅回去后，我就跟江陵表白了。」

周璇停顿片刻，语气很无所谓，但嗓音里的苦涩却让人难以忽略，

「他这次明确拒绝了我。」

这次？

我扯了扯嘴角，端起咖啡喝了一口。

「我没放弃，这些天也一直陪在他身边。但他对我越来越冷淡，拒绝的态度一次比一次坚决。」

「有次公司聚餐，几个同事起哄要撮合我跟他，他的脸色立刻冷了下来，警告他们不要乱开玩笑，他是有女朋友的人。」

周璇冷笑了一声，「可当时大家都知道，他已经和你分手了。」

握着咖啡杯的手微微一顿，我不明白江陵这么做的意义是什么。

「最让我死心的是……」

周璇蓦地抬头，眼圈微微泛红，

「聚餐结束，他喝了很多酒，叫了代驾。我不放心，一路跟着他，发现他去了你家楼下。」

她停了好一会，才接着说，

「正好看到你跟一个男人一起上了楼。」

我微微一愣。

一大段记忆猛然窜入脑海。

周璇说的那天，应该是上周末，我和陈瑞他们去爬山。

下山的时候，我和乔一清聊到了高中时班上同学奇奇怪怪的外号。

陈瑞突然插一嘴，「上次我在公司看到一清哥跟他妈视频，他妈喊他乔乔，还催他快找对象！」

我惊讶地看向乔一清，「乔乔？」

乔一清耳尖泛红，却强作淡然。

他轻轻「嗯」了一声，然后一本正经地说，「下次别再叫了。」

我想忍住笑，但莫名被戳中了笑点，乔一清沉默了一路，我就笑了一路。

结果乐极生悲，不小心崴伤了脚。

他们把我送回家后，我突然想起家里的碘酒和棉签用完了，就让熟悉路的陈瑞去附近药店买。

当时是乔一清扶着我上楼的。

没想到因此被江陵误会了。

不过也没必要再解释了。

「我从来没见过江陵那副样子。」

周璇压低声音，似乎在极力掩饰着什么，

「明明很爱干净的人，难过地蜷缩在地上，双肩颤抖得很厉害。」

「我听见他在哭。」

周璇苦笑了一声，「那一刻，我才明白，他是真的后悔了。」

她抬手擦了擦眼睛，又像是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，直直盯着我，

「可惜已经太迟了，你不会再原谅他了，是吗？」

我看着她的眼睛。

眼底的紧张和试探显而易见。

突然就明白了她今天叫我过来，又莫名其妙对我说这些话的真正原因。

她从来就没想过放弃江陵，只是想确定我的态度。

她想知道，江陵的深情，江陵的后悔，能不能换来我的回头。

我面无表情地拿起包站了起来，看了她一眼，

「你不用再费这些心思了，我跟江陵之间已经彻底结束了。」

周璇愣了愣，脸上闪过一丝被看穿的尴尬，却终是松了口气。

.....

中秋这几天，我不用加班，也没回家，就窝在出租屋里写下季度的策划案。

陈瑞给我寄了样东西，是一条手工编织的围巾。

奶灰色，摸起来很柔软，也很暖和，很适合现在的天气。

但我没有戴，收进了抽屉。

熬了几个通宵，策划案还是没有任何进展，我的头已经开始隐隐作痛。

过了一会儿，只觉得手脚发软，浑身提不起劲儿。

凭着仅存的力气，我打开手机，翻找通讯录，想给陈瑞打电话。

接通后，电话里传来的却是乔一清的声音：「陈楠？」

我这才意识到自己打错了。

还没来得及说一个字，就眼前一黑，彻底坠入了黑暗。

再次醒来，是在医院的病床上。

手腕上扎着吊针，房间里萦绕着浓郁的消毒水味儿。

旁边有围着几个人，似乎在说什么话。

乔一清正拿着笔记本坐在旁边专心敲字，淡淡光线照在他白皙的皮肤上，连细小的绒毛也泛着暖光。

「我——」一出声才发现自己的声音哑透了。

「醒了？」

乔一清立刻合起电脑，拿过床头的保温杯，给我倒了杯水。

他站在床边，看着我喝下，慢悠悠地说，

「早上在电话里你一句话也没说，也不挂断，我就猜到可能出了什么事。发消息告诉了陈瑞，他离得比较远，就把你家放备用钥匙的地方告诉了我，让我先过去。」

刚睡醒脑袋还有点蒙，好不容易消化完这一大段话，又听见他说，

「医生说你疲劳过度，睡眠不足引起血糖过低，所以才会晕倒。」

我摸摸鼻子，有种不知从哪来的心虚感，「最近工作真的太忙了。」

乔一清盯着我看了一会儿，忽然笑了一下，「跟高中一样拼命。」

我微微一愣，有些不自在地问，「陈瑞呢？」

乔一清看着我，片刻之后失笑着侧开，嗓音温淡，「他给你买吃的去了，要不要再睡会儿？」

我下意识点了点头，迟疑了几秒，又问，「我昏迷的时候，是不是还有人来过？」

乔一清好一会儿没说话，然后才低声回了句，「你妈早上的时候来过。」

我低下头，手指紧紧攥着被角。

那时候，我隐约看见我妈红着眼睛，一脸着急地问医生，「我女儿没事吧？」

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我妈为我急哭的模样。

因为太过不真实，我还以为是在做梦。

突然，头顶被轻轻地拍了几下。

那只手温暖干燥，似安抚，又带着些温柔。

我蓦地抬头，刚好和乔一清目光相撞。

气氛忽然有些微妙。

突然，他似乎看到什么，愣了一下。

顺着他的视线，我慢慢转过头。

江陵不知道在门口站了多久，眼尾微微泛红。

12

才一个月没见，江陵好像完全变了一副模样。

脸色很差，衬衫有些褶皱，下巴泛着淡青的胡茬，黑眼圈很深，看得出来应该是长时间没休息好。

童年的那些经历让江陵非常讲究这些生活细节，纽扣永远一丝不苟地扣到最顶端，向来给人的感觉都是赏心悦目，如沐春风。

和他在一起后，还是第一次看他这么颓废狼狈。

我心里忽然有种说不出的感觉。

心疼吗？

好像有点。

但更多的是无法再回到过去的怅然。

他对周璇确实动了心，不管是一时的新鲜感，还是暂时的心动。

不知不觉中，他内心的天平，已经偏向另一个人。

我愿意相信，他是真的后悔了，可那又怎样呢？

那根刺已经深深扎在我心里，每见他一次，就深一寸，就疼一分。

我拥有过满眼是我的他，又怎么能跟现在的他继续在一起？

我还在发呆，江陵已经提着一个保温罐走过来，语气透露出些许的小心翼翼，

「楠楠，听说你病了，我做了你最爱吃的肉蟹粥。」

我回过神，注意到他手指上贴着一个创可贴，应该是煮肉蟹粥的时候弄伤的。

江陵小时候家里没人在身边，只能自己学着做饭，然后一个人孤零零地吃完。

后来条件好了以后，他就再也没进过厨房。

没想到他会给我煮粥。

「做的时候才发现家里没酱油了，等买回来，粥却差点烧糊。」

江陵打开保温罐的盖子，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

「我后来又试了好几次，才勉强成功。」

我沉默地看着他。

不知怎么，一下子又想到之前江陵三番两次陪周璇吃骨汤面，毫不犹豫地给了她连我也没拥有过的例外。

所以，江陵啊江陵，你是在弥补吗？

眼睛突然涩得厉害。

「江陵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你没必要再做这些。」

他身子蓦地一僵，呆呆望着我，有些不知所措。

「你走吧。」我说。

「楠楠，我真的跟周璇已经说清楚了，我保证，她以后不会再打扰我们的生活。」

江陵双唇紧张地蠕动着，声音有些颤抖，几乎语不成调，

「从前都是我不对……我也不知道自己当时是怎么了，鬼迷心窍了一样，明知道她对我的感觉，却放任自己跟她接触。」

我轻笑了一下，说不清是嘲讽还是别的什么。

江陵眼圈突然红了，就要伸手来抓我的手。

我下意识躲开了。

他的手猛然顿住，僵硬在半空中几秒，又收了回去。

「你什么时候喜欢上她的？」我平静地问。

江陵眉头皱了又皱，似乎想反驳什么，又像是无从反驳，最后只能闷闷地说，

「那段时间我们恰好负责一个项目，她真的很努力，很拼命。我在她身上，好像看到了你曾经的样子.....」

「我很清楚自己爱的是你，但还是做了那么多让你伤心难过的事，楠楠，我真的知道错.....」

江陵突然顿住，眸色极深。

窗外起了微风，乔一清自然地俯身贴近，将我额头上被吹乱的几根头发挽到了耳后。

他身上似乎有一股极淡的清香，不刺鼻也不突兀，很好闻。

我身子微微紧绷，下意识说了声，「谢谢。」

乔一清帮我把被子往上提了提，又给我掖了掖被角，慢条斯理地回了一句，「应该的。」

在我还在琢磨他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的时候，乔一清抬眼迎上江陵的目光，嗓音淡淡，「你继续啊。」

江陵沉默了。

很久很久，他才慢慢抬头看向我，双眼通红。

「不管我再做什么，都无济于事，是吗？」

我平静地回看他，「有些事，我没办法做到，当什么也没发生过。」

江陵垂下眼睑，轻手轻脚把手里的保温罐放在桌上，声音低沉晦涩，「对不起。」

他走得很慢，背脊微微弯曲，到门口只有几步之遥，他却走了很久。

病房里的光线过于明亮，把他的身影拉得很长，落寞随行。

房间里又只剩下我和乔一清。

他旋转开保温罐，看了一眼，若有所思，「以前跟他在一起，都是你做饭吗？」

我点头。

「难怪。」

乔一清把盖子合上，眼底流动着对食材的怜悯。

然后看向我，「我厨艺还不错。」

我一愣。

门忽然开了，护士来帮我换吊瓶。

乔一清很自然地收回目光，重新拿起笔记本敲字。

护士走后，我拉高被子，打算继续睡觉，耳边响起了乔一清的声音，「陈楠。」

我微阖着眼，轻轻应了一声。

「刚才听他说那些话，心里一点触动都没有吗？」

他的声音很低，可在这安静的病房里并不妨碍我听清楚。

我沉默许久，「没有。」

乔一清似乎笑了笑，「挺好。」

我睁开眼，身子坐直，看向他。

他同样不闪不避地注视着我。

脑海中突然浮现他刚才微微凑近，帮我挽发时的眼神。

好像，有太多的内容在里面。

直觉告诉我，应该不是我想多了。

13

鬼使神差般，我问了出来：「你是不是——」

「是。」他好像知道我要说什么，回答得干脆坦荡。

我愣住。

他定定地看着我，眉眼柔和，眼底的情绪不加掩藏。

「那么陈楠，你是怎么想的呢？」

.....

我在医院住了两天，出院的时候是乔一清开车来接的我。

他帮我打开了副驾驶的门，单手扶着车门，等我进去坐好，自己才从车头绕到驾驶的座位。

我有些紧张，忍不住偏头看了他一眼。

那天在病房，我拒绝了他。

这段时间乔一清确实帮了我很多忙，对他，我有感激，也有感动，但这跟心动是两码事。

在没有彻底放下过去之前，我不想轻易接受下一段感情。

那样不仅是对自己不负责任，也对乔一清不公平。

乔一清像是早就预料到，眼底掠过一丝失落，但却转瞬即逝。

他点点头说，「可以理解。」

大概是我看他的眼神太复杂，他淡淡笑了笑，

「拒绝我是你的权利，你不需要为我的情绪负责。」

说着，他抬手揉了揉我的头发，语调放缓，低沉的声线里带着让人心静的力量，「别有心理负担。」

后面车辆的鸣笛声拉回了我的思绪。

我正要系安全带，一只修长的手刚好伸了过来。

明明是温凉的触感，我却像被烫到了一样，直接缩回手。

乔一清倒是十分自然地从我手里拿过安全带的带子，侧过身替我扣好。

我的脸有些发热，眼神不自觉地越过他看向窗外，「陈瑞不是说今天要来接我吗.....」

自从那天拒绝他后，我们就没见过面了。

「上海那边的一个客户临时出了点状况，他跟公司申请出差了。」

乔一清发动引擎，手搭在方向盘上，语气温和，

「他让你这几天如果有什么事，直接来找我。」

我轻轻「嗯」了声，拿出一直放在兜里的手机，里面果然有几条半小时前陈瑞的微信。

他发了个哭泣表情，控诉自己临时被某人派去出差，不能来接我了。

还发来了一个用真人做成的表情包，打字：「某人」。

我看着屏幕上乔一清那张被人用很奇怪的角度偷拍，却依旧很好看的脸，陷入了沉思。

夜晚的风微凉而轻柔，从车窗吹入，非常舒服。

我突然意识到，每次坐乔一清的车，他都会把提前把车窗开一半，既能让我不那么晕车，也不会因为风太大而着凉。

忍不住问他：「是陈瑞告诉你我晕车的吗？」

他声音很低，「不是。」

「那？」

话音刚落，正好红灯，乔一清踩下刹车，车子稳稳停在线内。

他转过头看我，猜不透正在想什么。

我被他专注的视线看得有些不自在，移开了目光。

他却笑了笑，「那件事你大概不记得了。」

我疑惑地看着他。

「高中有次放假，我和你坐了同一辆公交。当时车上人很多，你坐在一个靠窗位置，旁边坐着个带着小孩的阿姨。」

我皱眉，真的完全没印象。

「小孩没一会儿就睡着了，你大概是怕他着凉，就把车窗关上了。」

他停了一会儿，才接着说，

「我留意到你脸色越来越惨白，额头上全是汗，看上去连嘴唇都在发抖。」

「明明很难受，你却一声不吭，闭着眼，半握着拳搭在车窗上，做出一副睡着的模样。」

乔一清瞟了我一眼，

「那时我就在想，这个同桌，平时看着柔柔弱弱，还挺要强的。」

我眨了眨眼，一段模糊的记忆渐渐浮现在脑海。

高中那会儿是我晕车最厉害的时候。

当时我脑子晕晕沉沉的，只记得后来身边好像换了个人，还递给我一张纸巾擦汗，车窗也被打开了。

但我没太注意那人是谁，直到下车后，整个人才缓了过来。

突然想到什么，我问他，「后来是你坐在我身边吗？」

乔一清回答得很干脆：「是。」

我微微一愣。

顿时有种说不出的感觉。

绿灯亮了，乔一清重新发动了车子。

他轻笑道，「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就开始注意你了。」

我心一跳。

「其实那时我也分不清对你是喜欢还是好奇，但总是忍不住把更多的目光放在你身上。」

乔一清叹了口气，似乎很懊恼，「我当时太迟钝了。」

我低声：「我也很迟钝。」

当时真的一点也没察觉到。

突然想起，有段时间教室走廊的灯坏了，而我一直是晚自习走得最晚的那个。

乔一清那段时间走得也很晚，几乎是我前脚刚离开，他后脚接着也离开。

现在想想，他大概是想陪着我走过那条走廊吧。

「大学的时候，我去找过你一次。」

乔一清嗓音晦涩，

「那天下着雨，我看到你和一个男生共撑一把伞。他紧紧搂着你的腰，你亲昵地把头埋在他胸前。」

我沉默。

「直到心里一阵空落落的感觉传来，我才意识到自己对你到底是什么感情。」

我抬头看他，刚好他也转过头。

短暂的对视之后，我们都没再说话。

下车后，乔一清把我送到门口。

我低着头，「谢谢你送我回来。」

正要转身上楼，手腕被一只手力度适当地握住，似乎刻意避开了我被扎过针的地方。

我吓了一跳。

「其实我骗了你。」

乔一清这会儿离我很近，低沉的嗓音夹杂着微凉的气息落在耳边。

我几乎忘记了挣脱，「什、什么。」

下意识想到了他派陈瑞出差的事。

「我好像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毫不在乎。」

乔一清盯着我的眼睛，直接又灼热，

「那天被你拒绝，我一整晚没睡，绕着小区跑了四十圈。」

「被你拒绝，我真的很难过。」

我呆呆地看着他，一时间竟然不知该如何是好。

「陈楠，如果你暂时还不想继续下一段感情。」

乔一清漆黑的眼睛安静地注视着我，「没关系，我可以等。」

14

他走后，我一个人在楼下站了很久。

上楼的时候，看到不远处有一个熟悉的身影。

月光下，树影婆娑，江陵就那样静静地站着。

「楠楠。」他低声喊我名字，带着一丝恳求。

我慢慢走了过去。

见我靠近，他似乎很是惊喜，又喊了一声我的名字。

下一刻，我很清晰地说道，「江陵，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。」

我低着头，声音很轻很轻，

「以后我会开始新的生活，也可能会有一段新的恋情。」

「楠楠.....」他不自觉地重复着我的名字，声音里满是不知所措和慌张。

也许在这一刻之前，他还一直抱有希望，我们只是闹闹别扭。

我不想再给他任何虚幻的希望，最后艰难开口，「但那个人，再也不会是你。」

我和江陵认识二十几年，在一起五年。

我们见过彼此最难过最落魄的状态，倾诉过最多的难堪和无助，力所能及地温暖彼此。

我原以为，会一辈子和他在一起。

可突然之间一切都变了。

他喜欢上了别人。

那些难眠的夜晚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一件事。

明明当初是他那么热切地追求我，为什么现在苦苦维系感情的只有我一个人了呢？

回头是错，前进是错。

我知道有些人在时间的剥离中会一点一点消失，只是我没有想过是这样的方式，是这样的结局。

或许有一天我会原谅他，但我再也没有办法和他继续在一起了。

.....

那天之后，江陵再也没有出现过。

至于周璇.....

她曾经给我发过一条微信，说她准备离开这座城市，其他没多说什么。

虽然不明白，她为什么要突然对我说这个，但一切都无所谓了。

我对她早已经没有任何感觉，她为什么会放弃江陵，她过得是好是坏，都和我没关系了。

15

不知不觉，时间就过去了一年。

这一年似乎发生了很多事。

一年内，我回过两次家，戴着那条奶灰色围巾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这条围巾，不是我以为的那样，是我妈织给我弟，我弟再转手送我的。

从一开始，这条围巾我妈就是织给我的。

也是在这一年，我在工作上有了突破性进展。

跟江陵分手后，我一直努力逼迫自己忘记。

可在一起这么多年，生活里很多地方无可避免地留下了他的痕迹，要想真正放下，远没有那么简单。

为了分散注意力，我自告奋勇接下一个新项目，整天在公司和客户之间忙碌往返，生活被工作塞得满满的。

意外收获就是，除了新项目的超常发挥，我竟然一年里获得了两次晋升。

这样马不停蹄忙碌的日子，慢慢地，某一天突然闲下来我才猛然发现，自己好像已经很久没有想起以前的事了。

反倒是跟乔一清的关系，逐渐微妙了起来。

平时我下班回来得晚，他会开车来公司接我。

周末的时候，我们也会去看看电影，一起打打游戏。

我能明显感觉到，我们的关系越走越近。

乔一清的陪伴和理解，让我逐渐找到了一种舒服的状态。

我意识到，自己好像正在慢慢接受他。

和乔一清正式在一起那天，刚好公司团建。

我因为表现突出，调岗升职，被同事灌了很多酒，乔一清把醉醺醺的我接了回来。

在他把我放在床上的那一刻，不知怎么，我突然就哭了起来。

乔一清只好把我抱在怀里，声音莫名有些沙哑，「怎么哭了？」

看着他的眼睛，那种微妙的，难以形容的感觉再次涌了上来。

我枕着他的胸膛，手环在他的腰上，说了很多话。

我妈，江陵，陈瑞.....

这些我曾经爱过，恨过，怨过的人，那些让我无法释怀的事，被我自己一层层剥开，一点点地展露在他面前。

我一向都很克制，极少有这样情绪外露的时刻，更别提这么直白的倾诉。

但乔一清总能给我一种心安的力量。

到最后，他叹了口气，下颌轻轻抵在我的发顶，温柔、坚定地告诉我，

「有些伤害注定无法被原谅，可即使有恨，我们依然有爱和被爱的权利。」

那晚，乔一清没走。

.....

时间过得很快，这天，是我生日。

乔一清在厨房里做菜，陈瑞给他打下手，看着他俩忙碌的身影，我心里突然升起一股奇妙的感觉。

我妈重男轻女，但偏偏陈瑞对我很好。

这些年，陈瑞始终像一束有力量的光，温暖着我。

后来，阴差阳错，因为他进了新公司，乔一清跟我再次遇见。

乔一清就像雨后的月亮，以冷静而温柔的方式默默尊重，陪伴着我，让我感觉很舒服，很适合。

而现在，他们都成为了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存在。

坚定，又安全感十足。

他们俩还在厨房忙活，我在客厅拆一件匿名快递。

是一枚戒指。

轻轻地转动戒圈，我看到戒指内侧刻着两个字母，J&C。

快递盒里还有一张小纸条，上面写着：生日快乐，岁岁平安。

我有一瞬的晃神。

其实一年前我就见过这枚戒指。

那天我刚洗完澡，在找吹风机，无意间在江陵那边床头柜的第二个抽屉里发现了它。

我一直在等江陵开口，甚至有意无意地暗示他。

可他却一点动静都没有。

那时我想不明白，明明他已经买好了戒指，为什么就是迟迟不开口呢？

直到后来他陪我去看电影，正好放到高潮，男主单膝下跪对女主求婚。

我终于鼓起勇气，微闭着眼，小声问他，「江陵，你也买了一枚戒指，对吗？」

他没答话。

心里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。

僵硬地转过头，发现他正低头看着手机笑，视频里，是那个叫周璇的女孩子。

我忽然就明白了他犹豫的原因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, 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